



將將紀卷之十

豫章李材孟誠甫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海陵陳應芳元振

長洲張鼎思睿甫梓

御將得可為法

虞帝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

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
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三旬苗民逆命益贊
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
乃天道帝初于厯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
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
允若至誠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
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
格

禹受命而征苗不請命而班師蓋閩外之權
不從中御自古如此也

夏王仲康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
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徂征者即掌六師者兵將相習此古人之所
以動有成功也後世登壇乃識兵聞警乃擇
帥與古人之置將異矣

商王成湯

將將紀 卷十 二百廿七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周武王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元聖者誰伊尹也仁人者誰太公望也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周宣王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旒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烏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蠢爾蠻荆大邦爲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方叔
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
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
六師以脩我戎旣敬旣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
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
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楛虎鋪敦
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
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縣縣
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有鷹揚之尚父所以成伐商之功有赫赫之
南仲所以建于襄之績太原薄伐所仗者文
武之吉甫玁狁匪茹董旅者顯允之方叔整
六師者南仲大祖征徐國者進厥虎臣蓋自
昔帝王用兵慎于擇將類如此此所以一戎
衣而天下大定而宣王亦赫然稱中興也

齊桓公

桓公與管仲論官管仲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必欲霸王夷吾在此

管子天下才也文足經邦武能馭衆故鮑叔牙謂執枹鼓立於軍門之間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身兼將相可矣及桓公與論官乃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必欲霸王夷吾在此是直以相道自處而以用兵之事

專委之城父矣鄧侯必舉淮陰景畧必任鄧羗此不但經制之宜勳勳寧濟亦自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為也

齊租金歲終四萬二千管子入復于桓公曰請以是行一朝素賞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山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卽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斂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

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
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
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
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
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十人
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
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
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
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

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
其軍奔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
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
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
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
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
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君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
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于莒必市
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

破其軍無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善用民者必素練善激賞者不待兵交然未有以四萬二千金未呈一技未接一矢而直以空言給賞者也此信非管仲莫能行非桓公莫能聽也惟桓公能聽此管仲所以能行也而卒以收望陳破敵之功威懼諸侯一匡天下此昔人所以謂有非常之人乃能行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也學步者祇貽誚矣

晉文公

晉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

孔子曰俎豆之事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抑孰知俎豆者乃即所以學軍旅乎故又曰我戰則克說禮樂敦詩書何其與後之

論將者異乎惜也穀旋卒不及究厥績不然
而以佐文之霸于先軫必有光矣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
白狄子初白季使過冀見冀缺釋其妻饁之敬
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
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
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
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
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

不恭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
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
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
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
復與之冀

忘父讎而用其子固難以敬德而命之將尤
難而文公乃用之卒以成敗狄之功也已復
柄晉之政於國有光焉後之擇將者何以異
此

秦穆公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師遂東鄭商人弦高遇之以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攻之不克吾其還也晉原軫曰

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獲其三帥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既而釋之秦大夫及左右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德政重施于民趙成子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

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四年秦伯復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懈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予以采繁于沼于沚予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烏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馬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馬

三戰三北而相仲世每頌齊桓爲難然桓未嘗舉國以聽仲而仲未嘗僨桓事也與孟明之所處者異矣再戰再衄卒授之政故史稱秦伯猶用孟明蓋難之也自昔英君詎辟知人之明任人之一莫有過於秦穆者矣史又稱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云侯誰在矣張仲孝友然則非子桑又烏能成秦穆之高哉此誠可永爲爲君者論將之法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野人得之穆公

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也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騾將獲之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力爲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師虜惠公以歸

翳桑之飯餓人豈意其與爲公介岐陽之飲食駿馬者何望其必報上恩施者無心報者意外激賞之道固自是多方如此耳

楚莊王

楚以子發爲將有善爲偷者往見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之食子發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禮之爲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彊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

憐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
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其
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
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
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

不龜手淺事也而以破越取封九九陋術也
而齊桓爲之倒屣延納兵技多方惟上所用
牛溲馬溲俱收竝蓄蓋有時用之也所以爲
醫師之良謂善偷者獨在所棄可乎惟是以
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蓋君執經國
之體而將有禦敵之權故君必以正命將將
可行權就功要以濟國事而非爲汚蟻也筦
庫盜賊昔之用人者有之矣奚獨子發

晉景公

晉侯使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
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
禦諸桑隨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
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

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且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均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救鄭而楚還於鄭不負侵蔡而避楚之二縣於晉為辱矣且軍帥之欲戰者多蓋量其數之可以必克也而書竟從三卿引而歸焉進止惟裁而晉君者亦曾不從中御之不然非幸敵弱以取功必欺敵弱以致敗矣且以全旅遇偏師而止銳將救過之不暇也而又何稱焉

晉侯使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于周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

且爲大傳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
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
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無善人之謂也

帷幄決勝樽俎折衝輔周國疆外寧內謐蓋
任得其人效固如此也景公以克狄故請于
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而晉國之盜逃奔
於秦焉况鄰壤而復有萌窺伺之念者乎奸
宄而復敢有萌跳梁之計者乎詩云無競維

人四方其訓之其此之謂乎

晉師歸自邲荀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
諫曰不可城濮之後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
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
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
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
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
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
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

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位十五年桓子帥師伐赤狄潞氏敗之於曲梁以潞子嬰兒歸遂滅潞晉侯賞之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楚殺得臣而再世不競晉存林父而卒以收破狄拓境之功蓋軍法雖當正而將才亦當惜也諸葛武侯之斬馬謖世每病之蓋用違其才任過其量失在于孔明不在謖也謖蓋知兵而未用兵曉事而未當事者而驟以艱鉅肩之經創之後謖殆非卒無效者而遽從戮之過矣此蔣公琰所以謂天下未定而先斬智謀士為非計也

晉悼公

晉悼公即位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陵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彘恭子將

新軍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
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
其勲銘於景鍾至於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
賞延于世蓋帝王之彝典悼公思呂錡有射
楚王而定晉國之功也錄其後而使呂宣子
佐下軍念魏顆有止杜回而敗秦師之功也
續其世而使令狐文子佐新軍蓋即位之善
政也既往者不忘勤將來者效可勸矣

晉侯命弁糾御戎校正屬馬使訓諸御知義荀

賓爲右司士屬馬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御無共
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
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
偃爲之司馬使訓率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
六駟屬馬使訓群駟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
也

悼公真英明之主所察舉皆民譽之良群俊
奮庸庶務畢舉有光文襄且近王事此其所
以復霸至治戎一節命弁糾也使訓諸御知

義命荀賓也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命魏絳張
老也使訓卒親以聽命命程鄭也使訓群騶
知禮皆藹然有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之意親
上死長之教行乎其間而非若後之教戰直
以技勇相角者也昔晉文公觀兵於有莘曰
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以破楚定霸誰謂有
勇知方制挺以撻秦楚為儒者迂濶計乎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
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

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
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
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訪張老止之公讀
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
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
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
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罪重
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司寇公跣而出
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

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兵者死事將者理官非法非威事何由濟然須敵至而後盡法法不行矣加於卑賤而弛於貴近威不立矣或將能執法而君復護私則軍政廢矣三者皆弊道也兵之敗端也魏絳之戮揚干與晉悼之容魏絳可謂兩得之矣

晉侯蒐於綿上以治兵使士甸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甸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

古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又曰師

克在和綿上之命帥相推相讓宛然有師讓之風矣此將所以罔不當才而師所以必克也

祁奚辭於軍尉公問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為軍尉沒平公軍無秕政

昔崔祐甫為相不至朞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人問之祐甫曰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祐甫固未嘗以此自嫌而人亦未嘗以此為祐甫病則公之故也果其公則雖內舉如祁奚固所以善國事而揚令名于無已也奚之賢誠能違衆舉親午之才又能不負所舉平公在位最久終其世軍無秕政美矣

秦景公使士稚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
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
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
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
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瑩稟焉以為政范匄
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
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
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
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
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至哉言乎此
所以邇可遠在茲也晉何嘗以威加敵惟其
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刑政脩明而敵國自畏
之矣不惟其人惟其力是不揣本而齊其末
也能有濟乎

齊景公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
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

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問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乃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至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

軍勒軍申約束及夕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賈以徇三軍三軍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

將
在
軍
君
令
有
所
不
受
問
軍
正
曰
軍
中
不
馳
今
使
者
馳
云
何
正
曰
當
斬
使
者
大
懼
穰
苴
曰
君
之
使
不
可
殺
之
乃
斬
其
僕
車
之
左
駟
馬
之
左
騾
以
徇
三
軍
遣
使
者
還
報
然
後
行
士
卒
次
舍
井
竈
飲
食
問
疾
醫
藥
身
自
拊
循
之
悉
取
將
軍
之
資
糧
享
士
卒
平
分
糧
食
最
比
其
羸
弱
者
三
日
而
後
勒
兵
病
者
求
行
爭
奮
出
為
之
赴
戰
晉
師
聞
之
為
罷
去
燕
師
聞
之
度
水
而
解
遂
盡
取
所
亡
封
內
故
境
而
引
兵
歸
未
至
國
釋
兵
旅
解
約
束
誓
盟
而
後
入
邑

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

世所傳司馬法三篇謂是穰苴所作所述者大都三代遺規有孫吳所不及者以今觀於出師一節既凜然令人可畏又戚然俾人生感故敵人聞風解矣文能附衆武能威敵若晏子者真知人哉

吳王闔廬

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

曰子之十三篇吾已見之矣可少試勒兵乎對
曰可闔廬曰可試諸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
宮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而以王之寵
姬二人為左右隊長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
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
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
設鐵鉞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咲孫
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
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咲孫子曰約束不明申

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
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大駭
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為兵矣寡人
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
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
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
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
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
欲用之雖赴水火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

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矣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出宮女以試勒兵固為希濶事試勒兵而遽斬主之愛姬尤為希有此將威所以行也春秋戰國之際類有敵國外患所恃者兵所重者將後世能行此乎雖然將必如此乃為知兵君必如此乃能任將

越王勾踐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于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

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雄請反辭于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于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于子使者

辭反范蠡不報命于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

勾踐之於夫差雖有必報之讎亦有難忘之感幃幄之籌與蠡計之熟矣知其使者之至必有難忍之情詞也故以許成之意示報於君而以必克之權委制於將司馬懿計定不戰而請辛毗仗節以服衆心晉文公決策挫荆而退三舍避之以酬宿惠蓋古人之作用類如此也至於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又自

是蠡之所嘗試而熟講者不待論矣

楚惠王

巴人伐楚圍鄢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馬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巴師于鄢故封子國于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事之利鈍無常將之才否有定國之守龜以卜靡常之事兆可耳至將帥之才品待卜乎其人而非才雖卜吉不可任也其人而果才不襲吉可使也卜以決疑無知人之鑒而取聽於卜又烏在其為知志者乎若惠王者亦幾可稱賢矣

韓昭侯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所知也吾聞

明主愛一嘖一笑嘖有為嘖而笑有為笑今夫
袴豈特嘖笑哉吾必待有功者故藏之未有予
也

車中不疾言不親指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
有異慮謂明主愛一嘖一笑嘖笑之不可輕
以假人誠是矣至於弊袴豈嘖笑比哉戰國
之君大率講於申商之教皆刻意以就事功
非功不賞故雖弊袴亦不得而輕與也弊袴
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金帛金帛不

已必及爵祿重則俱重輕則俱輕弊袴且必
待有功而人尚安有非覬之想乎取節焉是
或一道也

魏文侯

吳起聞魏文侯賢往事之文侯問於李克曰吳
起何如人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
不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
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
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

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疽其父戰不旋踵遂死今公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

將有別才用非一調吳起所至不終事然用於魯而魯克用於魏而魏彊用於楚而楚霸蓋其才氣迥絕故如此也風塵之際需以摧銳陷堅取威定霸可一道索哉

魏文侯攻中山使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于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克敵在將任將在君君之不諒間得行焉將無所施其功矣中山之克允哉文侯之力也樂羊子對不為諛

西門豹為魏守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

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
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
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
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
也臣故穡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
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
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
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
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嘗侵魏八城臣

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
文侯雖近仁之資至治國亦循刻覈之政故
雖尊禮卜段至疏附先後以寄股肱之托者
兵則吳起守則西門豹皆取足富彊要以抗
難摧彊取威拓境卒以雄於諸侯至西門豹
之富藏於民甲偃於丘一鼓而兵粟鱗集遂
以破燕收地尤為奇事

門人
盧弘
進校
李頰

將將紀十卷終



